

当代中国首届侦探小说
大赛获奖作家作品选

独角兽文库第四卷

月 殉

于洪笙◎主编

下

Du Jiao Shou Wen Ku Di Si Juan
Yue Xun

大众文艺出版社

独角兽文库第四卷

DU JIAO SHOU WEN KU

当代中国首届侦探小说大赛获奖作家作品选

月 殉

于洪笙 主编

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

激情杀人

陈铁军

对于吴医生这件案子，刑警边沿只有一句话的评语。这是他从前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每当他忧急、焦虑、烦躁的时候，就会不由自主脱口而出后来大家都觉着老这么说有损公安人员形象，在领导和同志们的批评监督下，他渐渐克服了动不动这么一说的毛病。但是只要话题牵涉到这案子，他总是忍不住一张嘴又将这话说了出来。他是这么说的：“我操他妈！”

大致案情是这样。这天是这个城市建筑公司发工资的日子，女出纳徐然在热切期待的目光中乘坐一辆出租汽车，到该单位的开户银行取款。当时她丝毫也没想到，这辆汽车正拉着她驶向出事地点。该单位保卫科长事后对警方解释说，单位里的三部小车早就开零散了，因为近些年来企业不景气，工资都是以剜肉补疮和寅吃卯粮的形式勉强维持着，修车这种事情根本造不到预算内，所以很长一个时期以来，财务人员往来银行都是到大街上叫出租车。开始他们还对世道存有

一定戒心，每次都派人押款，但由于一直没出什么事儿，便把这个世界误认作了太平盛世，产生了麻痹大意思想，押款这茬儿也就不提了。而徐然就在这一片松懈的气氛中出了事儿。事儿出在银行不远处。因为这个银行临着十字路口，门前禁止停车，出租汽车怵于安全岛上站着个警察，都不敢在这儿上下客，所以徐然取了款后，只得沿马路朝着某一方向行走一段距离，到脱离警察视线的地方叫车。就在怀抱钱兜儿的她东张西望，寻找亮着空车红灯的出租车的那一瞬间，马路上响起一片尖锐刺耳的汽车刹车声。人们目瞪口呆地看到，这个女人与一辆疾驶的汽车发生了正面冲突。只见她就像一张被风刮得乱跑的旧报纸，忽地翻卷飞离了地面，在空中呼啦啦舞蹈片刻，才缓缓跌落下来。直到女人仰面朝天倒在了路中央，撞了她的客货两用汽车才真正停顿下来。待人们反应过来出事了，徐然已经失去了知觉。肇事司机当时的表情似乎是吓懵了，半天才清醒过来，拦截了一辆出租车，将徐然连人带包塞了进去。肇事司机本人也上了车。目击了事件的人们事后对警方解释说，他们之所以听任了这个肇事司机的离去，一者人是他撞的，他对受害者当然负有抢救义务；二者肇事汽车还停留在现场，有庙呢还怕和尚跑了么。出租车二话不说驶出人群，很快消失在稠人广众的车流里。这辆汽车的坚定不移的态度，给人的感受是不幸的女人已被拉向了某个可以得到救助的地方。但约摸半小时后，人们却在距此不远的一段偏僻河岸上发现了这个女人。她毫无知觉地躺在铺张弥漫开来的血泊里，就像一个人熟睡在一幅醒目的红床单上。很显然，她被那辆出租汽车丢了下來，但是她

装钱的包却没有一起丢下来。事后警方推测，事情经过很可能是这样，那辆出租汽车在驶向某个救人之处的途中，无意间发现了受害者携带的钱，不由得见财起意，将受害者抛弃而只带走了她的钱。人们报警的同时，给这个城市的急救中心打了紧急求救电话。蓝光闪闪的急救车拉走了破碎不堪的女人。主持抢救工作的医生姓吴，是这个著名急救中心最著名的外科医生。吴医生查看受害者伤势后，当即制订出一套简明扼要的抢救方案。手术进行了二十多个小时，在吴医生和助手们坚定不移地挽留下，本来去意已决的生命终于滞留了下来，残缺不全的身体也得到了大致修补。警方目前正在等待死里逃生的女人恢复神智，好从她那里进一步了解案情。

按说这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整个事件发展至此，无非是一起由交通肇事而引发的趁火打劫案，在这个人人都管钱叫爷的年头里，人们早已对此习以为常和熟视无睹，如此区区小事儿原本没什么值得一提的。甚至就连那些等着出纳回来发工资最后白等了半天的人们，也只是将愤怒宣泄在了这个公司的主要领导身上，纷纷责骂这个领导没有进取精神，不敢搞行业不正之风，以至于在房地产事业如此兴旺发达的今天，一个国家经营的堂堂正正的建筑公司竟然挣不到钱，而把钱都让那些来自不知什么地方的包工队挣去了，弄得这么大单位连修个破车都没地方开支，终于导致了今天这样的不幸，而没有一个人对这起不幸事件本身大惊小怪。但是就在人们都以为这事儿不过如此了的时候，发生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意外，使得整个事件突然蒙上了浓厚的神秘和诡异色彩——徐然出事儿后，单位安排了一个人临时接替她工

作，此人第一天上班，打开由徐然经管的保险柜时，在堆积如山的单据账目中，发现了一封徐然本人写给组织的信，这封信的内容令所有读到它的人都愕然睁大了眼睛。谁也没想到，徐然在事前就已经预感到了这次被害，并且一直在为这次迫在眉睫的加害担惊受怕。她在洋洋数千言的此信中，几乎是用毛骨悚然的语气，详尽描述了她的惊恐万状的心理，并且在信的结尾充满激愤而又不容置疑地起诉道：如果她真的出了什么意外，不论她是以什么方式遇害的，陷害她的人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她的丈夫。显然她写此信的动机是想预留一条线索，以便她万一出事之后，人们可以轻易地弄清事实真相。她的这一断言式的指认令所有人都呆若木鸡。因为这里面有个十分十分凑巧的巧合。徐然所谓的“丈夫”，正是在急救室里持续工作二十多个小时、终于挽回了她的生命的吴医生。吴医生就这样走进了刑警边沿的视野里。

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一个人的最初认知总是现在时的，也就是说人们最先认识的总是这个人现在的模样，然后随着与这个人接触的不断深入，就像从后向前翻阅着一部书，认知的触角才能不断地延伸向这个人的过去，使得认知结果逐渐由片断和残缺变得连贯而完善，认知过程在这里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回溯的过程。但是对于刑警来说却是个例外，这一职业总是使得人们有意识地忽略去一个人的现在，而将这个人的履历从前往后翻，一直翻阅到最目前的这一页。刑警边沿对吴医生的认知也是这样从头开始的他的追问一直上溯到了吴医生黯淡无光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那时的吴医生还生活在他后来在履历表的籍贯栏里所填

写的故乡小城里。他的父亲是县医院锅炉工，母亲则是一个从农村嫁出来的家庭妇女。锅炉工这份差事笼统地听起来不是很悦耳，但是具体放到医院里却比医生还“牛×”，因为即使是医生也不能不喝开水，而这个烧开水的却体壮如牛平时连感冒都很少得，这就使得他很少有求别人而别人却谁也不敢得罪他。沾着父亲的这点儿光，儿时的吴医生倒也没受什么委屈和亏待，故而他那段生活没有任何怨言。但是后来不行了。变故发生在吴医生的小学时代。那一年，突如其来地，他年纪轻轻的母亲患了一种本该几十年以后再患的病，医生们叫做脑溢血，虽然仗着家里在医院有个说话算话的人，命是勉强保住了，人却成了半身不遂的残疾人，除了会吃其它什么都不会了。吴医生从此就像俗话常说的赶了背集儿。父亲是个粗人，很不耐烦以琐碎为主要特征的家务活儿，尤其这活儿里还包括着照管半死不活的病人，便从母亲的老家雇来个寡妇做保姆，条件是管吃管住但不给钱。这事儿要搁现在就算是农村人也不会干，可那会儿的农村可能确实就像后来报上常说的比较穷，能有个吃饭的地方就不错了，这个寡妇不仅干了而且干得很欢实，很快将这个眼看败落了的家整理得居然有了些中兴气象。这一来父亲反倒过意不去了，觉得应该对这个寡妇更好些，便隔三差五把母亲从前的衣裳找出来送给寡妇穿。不料这一穿，坏了。从前这些衣裳穿在母亲身上时，父亲从来不曾觉着有什么好，尽管那时这些衣裳都正时髦着。如今这些衣裳虽说早已过时了，但换个人一穿竟令父亲突然觉得好得不得了。这个父亲晕鸡似的别扭半天，终于反省过来衣裳就是这些衣裳，主要得看穿在了谁身

上，衣裳好坏是由人的好坏决定着。这么今昔一对比父亲觉得他这一辈子算是白活了，一种虚度光阴的失落感和时不待我的紧迫感油然交织而生。就是从这时起这个家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寡妇的排名从最后一名跃升至到第一，而母亲和吴医生的名次却由第一跌至到了最后。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这个家的房间占有权的重新分配上，从前是父母亲住大屋，吴医生和寡妇住小屋，现在两个男人原地没动，而两个女人的位置却掉了个个儿，出处不明的寡妇堂而皇之地跻身进了大屋，名正言顺的母亲反被扫地出门，和吴医生一起屈居在了小屋里。母亲的失宠其实就是儿子的失宠。吴医生就这样被从家庭的中心，也即是生活的中心贬谪了出来，由不可或缺的主角变成了可有可无的配角。他在这一时期里第一次体验了被遗弃的孤独感。等到吴医生上中学的时候，这种情况更加恶化了。父亲和寡妇越来越肆无忌惮地调情终于将无能为力的母亲气死了。可是这一变故不仅没使家里少去一个人，反而平白无故又多出几个人。直到这时吴医生才知道这个寡妇曾和前夫有过四个孩子，这些孩子此前一直被寄养在各种名目的亲戚家里，此刻就像当时正演的电影《列宁在十月》中涌进冬宫的无产阶级队伍一样涌进了这个家，而且一进门就行使起了当家做主的权力，将旧主人剥夺得更加一贫如洗。由于小屋里的居住人口骤增到了五个，而可居住的面积却没有增加，吴医生先是失去了他的床，不得不睡在角落里的地铺上，之后又被四兄弟合力逐出屋子，流落到了临时搭盖的杂物间里。住宿待遇的不断恶劣实际隐喻着他在生活中的地位变化。也就是说这时的吴医生所遭受的已经不仅

仅是被贬谪，而是被放逐了。这一时期简直可以说是吴医生整个人生中最灰黯阴沉的一节儿，在这些个寒冷的日子里，他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他正同“家”这个字之间发生着某种无可挽回的分离，以至于他在这个家里常常会发生一种误入了别人家里的错觉，这种日甚一日的局外人感觉将他的幼小心灵揉搓得就像一件旧背心似的到处都是窟窿眼儿。有段时间吴医生不止一次地试图夺回曾属于他的中心位置，但他瘦得就像俗话常说的狼见了都掉眼泪儿，根本不是四兄弟的个儿，三天两头被打得鼻青脸肿，而且每次打架不管谁有理谁没理最后闹到父亲那儿总是他没理，结果他不仅要挨四兄弟的打最后还得挨他父亲一顿打。这一切使得吴医生仅仅十几岁便产生一个不应有的念头——每当他看到一些老年痴呆症患者坐在轮椅中，从潮湿阴暗的病房里推到暖意融融的阳光下的时候，就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混上这样一辆两轱辘的车就好了，我就可以过上这种除了吃喝拉撒睡，什么心也不用操什么事也不用愁的美好生活了。就在这时吴医生彻底失去了他的家。这一年里，他考上了一所离家很远很远的医学院。

刑警边沿是在吴医生当年生活的地方了解到这些陈年旧事的。这是一个位于四川和湖北交界处的那仙长江岸边的蓼尔小城，整个城市临江依山而建，各式各样的建筑物高低错落，参差不齐，山脚码头上大小轮船往来麇集，呜呜咽咽的汽笛声连绵不断。随着时间推移，这个山城早已面目全非，甚至就连事件主要场景中的那个县医院也已另迁新址，吴医生家的旧屋更是早被一家批发本地土特产的店铺所取代。但是边沿仍然触景生情，十分真切地看清了少年吴医生的面目

轮廓。是的，这是一个心灵饱受扭曲和伤害的人，这个小城对他的粗暴贬滴和放逐，毫无疑问将对他的一生发生定向和定位性影响，注定了他一生都只能是这样一种人——心理成熟而怪戾，性格孤僻而畸形，但个性又无比的倔犟，一旦认准了方向，非一条道走到黑不可，不见棺材绝对不落泪儿。这种人往往是什么出其不意的事情都能干得出来的，而且无论多么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在这种人身上都不会令人大惊小怪。

刑警边沿离开山城的时间是晚上，他是乘坐路过此地的长航客轮走的。短促而潮湿的汽笛声中，轮船缓缓驶离码头，顺流而下。随着轮船越去越远，伫立船尾的边沿觉得山城夜景犹如渐渐拉开的默片时代的电影镜头。他看到层层叠叠的建筑群落轮廓分明，难以计数的人家灯火，或高或低或远或近，温情动人得就像一个伤感故事；他看到建筑物间的界限渐渐模糊，千家万户的熠熠灯焰融成一片，成簇成群的光点倒映在摇动的江面上，真实与虚幻交相辉映难以分辨；他看到黑色的江面越来越开阔，这时的山城景色已经推移到夜幕的大背景上，闪闪烁烁的灯群完全失去了立体感，远远望去就如一堆被风吹得忽明忽灭的灰烬，给人以一种无法挽回的结局感。就在山城的最后一点灯火行将被黑暗吞噬之际，突如其来地，刑警边沿无端地感到，当年吴医生乘坐客船背井离乡时，面对此情此景，肯定会产生一种与某种东西诀别的怅然若失感。这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如山城灯火般温暖的生活。

吴医生考取的医学院就在他此刻居住的城市里。这个医

学专业是父亲不顾他本人意志迫使他选择的。刑警边沿直到走进这所高等学府，看到图书馆台阶上成群结队的医科学生，才真正醒悟到那个遥远山城的县医院锅炉工为什么执意要让儿子读医学院。显然，当这个父亲得知儿子考上了大学的一瞬间，就已经决定将这个累赘从家里永远割除了。很长时间以来，这儿子一直是个影响他家庭安定团结的消极因素，令他一想起来就觉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但是话说回来他毕竟是个父亲，他生下一个儿子但却从来未曾善待过他，现在他就要同这个儿子永远地解除父子关系了，不期然地，父亲的心里竟萌生起了一缕难得的温情，他要在儿子最后消失之前，为之今后的一生指一条明路，至于以后混得好不好就全看儿子自己了。如此，也算他这个做父亲的仁至义尽了，将来再想起这事儿的时候才会心安理得。作为县医院锅炉工，他当然明白，医生到底是医生，尽管在医院里医生为了喝开水很可能去巴结锅炉工，可是出了医院大门，人们只会跟迎面碰上的医生打招呼而决不会搭理这个同样是迎面碰上的锅炉工。大概吴医生也明白了父亲的这种心理，因此自从他考上大学以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既没有得到过家里的音讯，也没有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事实上他与那个远在天边的家庭完全失去了联系。刑警边沿曾在那个山城访问过吴医生的父亲。他是着便装去的，使用的是临时编造的假身份，他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担心案情没搞清楚之前，父亲给儿子通风报信，但是一进门他立刻发现自己的这种谨慎完全是多余的。锅炉工和他的寡妇都已鬓发斑白，就连寡妇的四个儿子也已各自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了。这天恰逢锅炉工不知多少岁生日，

散居各处的儿子们都拖儿带女来为父亲祝寿，席间觥筹交错笑语喧哗，把老两口打发得容光焕发眉飞色舞，恍若年轻了多少年，一望而知这是一个暖意融融的大家庭。是的，这个家庭是那么的圆满，生活所必需的欢乐他们一样也不少，因此他们没有任何缺陷和遗憾，由衷的满足使得大家几乎谁都记不起来他们在这世上还有一个亲人了，就好像他们中间从未有过这么一个人似的。吴医生就这样被从生活中单独地剔除了出来。这时的刑警边沿完全能够理解吴医生此刻的寒冷和绝望，因此他明白，此刻的吴医生一定非常急需找一件什么事儿干干，而且这事儿越麻烦越好，最好能干个没完没了，以消解和冲淡被生活废黜所造成的刻骨铭心的伤痛感。如果他是吴医生他就一定会这么做。

吴医生就这样逃避到了医学院的学业里。特别是每当寒暑假，别的学生都各回各家，整幢寝室楼里仅剩了这一个无家可归人的时候，他更是全神贯注、废寝忘食地埋头在卷帙浩繁的书卷里。他这么做的最初动机如同刑警边沿推测的那样，只是为了消磨孤寂的时光，就像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为了消磨无聊的时光翻开一本书一样。这本书完全是信手拈来，随意翻开的，这个人事先对书的内容一无所知，之所以选择了此书完全是因为顺手，而其它书则需要费些周折才能取到。正因为拿来得太随便，这个人对书的可读性并没抱太大希望，也许拿到的只是一本很没意思的书，所以起初读得并不是很经意。但是翻过几页之后，这个人突然发现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书，特别是随着情节的渐渐展开，故事开始显露出它的迂回曲折、扑朔迷离、别开生面和出其不意，这个人终于在

不知不觉间被吸引了进去，脸上现出迷离恍惚、如痴如醉的表情，并开始对书之外的一切事情视而不见和充耳不闻。待到最后的高潮即将来临之际，此书于此人已如酒精于酒鬼毒品于吸毒者，也就是说这个人已经沉溺到了不能自拔的程度，成了这本书的俯首帖耳的奴隶，被这本书役使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吴医生这一时期的情形与此人一模一样。这个完全是不经意间误入医学领域的人，以前从不知道这里面的影像是如此的引人入胜，那些貌似枯燥乏味的教科书为他揭示了一个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使得他刹那间被惊呆了，只顾全身心凝视和感受，而完全忘却了自己的存在。他在这个美不胜收的世界里颠倒迷醉，流连忘返。他很快和这个世界水乳交融，难分难解。他很快对这个世界历历在目，了若指掌。现在他的目光开始变得无比犀利，具有了去伪存真的扫描和透视功能，已经习以为常将衣冠楚楚的人们做脓血观和骷髅观。现在他已经认识了人体所有的皮肤、脂肪、肌肉、血管、神经、器官和骨骼，并且熟悉每一种东西确切的位置、走向、形状、构造、特征、性质和功能，他对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洞若观火，明察秋毫。现在他已经开始在想象中对人体进行具体的手术。在想象中他就像一名真正的外科医生一样，将这种高难技术操持得那么轻而易举。他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地解剖着错综复杂的肉体，就像庖丁解牛一样，这种淋漓尽致的切割分解令他如鱼得水般的畅快不已。持续不断的遐想淡化了笼罩着他的灰黯和悲伤，犹如透射阴翳的阳光，为他的生命和生活注入了一线亮丽的生机，使得他重新感受到了生趣和乐趣。这种感觉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这一意外收获反

过来促使他更加忘我地投入到了这种快事中。他就这样孜孜不倦、乐此不疲、昏天黑地地浸淫在学习里，就像一个纵欲的人无度地沉溺在放荡的生活里……

当刑警边沿对吴医生的认识到达这一层次时，他已经十分明晰地感觉到这个姓吴的人毫无疑问将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因为吴医生的整个大学时代都令他情不自禁联想到一部名为《象棋的故事》的外国小说。一个被纳粹单独监禁的人，为了同令人绝望的孤独抗争，旷日持久、饮鸩止渴地研读着一本象棋棋谱——他在那段黑暗日子里所能得到的惟一的书——自己与自己夜以继日地捉对厮杀，最后，当人们把这个人从纳粹魔爪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自学成了一名象棋大师。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对人的成长有着巨大的诱导、定向和决定作用。刑警边沿认为这时的吴医生已经拥有了可能使人变得出类拔萃的环境因素。

一次纯属意外的事件，令吴医生重新找回了被故乡小城所剥夺的东西。

由于过早与家庭断绝了经济来往，吴医生在医学院的最初日子几乎天天处在衣食无着的悲惨境地，纯粹迫于辘辘饥肠的再三要求，他在大学最后两年里开始利用假期四处打工，也就是俗话常说的勤工俭学。正好那一时期国家提出改革开放，人民吃饱之后开始有了长生不老的追求，各种“专科”的民间医院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时至今日，人们仍能从各级工青妇团主办的发行量很大的综合性杂志上看到这类医院连篇累牍的医疗广告，人人都声称自己声誉卓著，其名字和独特疗法已被载人不知谁编的《中国名人录》和《疑难杂病

名医辞典》。其实许多按着这种广告求医问药的人现在都在四处告状。不用说这些虚有其名的医院非常需要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来弥补它们自身的先天不足，这就为吴医生这样的人提供了大量的挣钱糊口的机会，因此他很容易就谋到了一份差事。

这是一家以治疗胆的各种疾病为专科的医院。吴医生初来乍到时，并没有人对他正眼相看，而只将他视做了为手术器械灭菌消毒的寻常临时工，就像看大门、烧开水和打扫卫生的其他临时工一样。这连吴医生本人来此的目的也纯粹是混饭，吃了饭以后好回去接茬儿看他的书，丝毫没有奢望自己的聪明才智得到这里人们的认同。然而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偏偏发生了。有一天医院对一名患者进行手术治疗，主刀医生就是医院院长本人。谁知手术进行到半截儿时，事先任何人都没料到的意外发生了。因为这家医院就是院长本人开的，院长之职等于他自封的，事实上这个头衔说明的只是产权关系而并非技术段位，又由于管他叫院长的人太多，把这人给叫糊涂了，自己都搞不清自己是不是名副其实了，昏昏然中竟将自己真的误认作了十分了得的人，这世上没有办不了的事儿，以至于一出手便形成一个致命错误。先是手术切口过短，造成应该接受治疗的脏器没有获得良好暴露，无法看清手术区的解剖关系，致使手术变得非常难操作。接着，这个尸位素餐的人又没意识到，这时应该按照常规开阔刀口，直到手术部位完全呈现在视野之内，手术才能继续进行。反而无知无畏，丝毫没有顾忌到手里拿的是把刀子，想当然地蛮干开了。结果将原本针对胆部的一次切割误加到了肝部，

一刀将平白无辜的肝戳了个大口子，造成被误伤的肝部涌泉似的呼呼冒血，导致病人面色苍白，血压骤降，就在手术台上昏迷了过去。这个院长见此情景才明白，他不是在做手术，而是在谋杀，而且距得逞只有一步之遥，当场吓傻眼了。而与此同时，与事故有着不同程度关系的麻醉师、助手和护士，也都大眼瞪小眼愣在了那里，没有一个人想到去制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整个手术室都笼罩着一种绝望的气氛。眼看一起死亡事件即将发生。吴医生就是在这个时候站出来的，就像一部电影的特强凌弱场面里突然出现的那个除暴安良的人。此前他在这起事件中所分得的角色是传递手术器械的人，也就是说他的位置一直处在事件最边缘。而现在他走进了事件的中心。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了他的外围人身份，因此当他遽然出现在中心位置时，所有的人都感到了突兀和困惑。谁也没想到正是这个毫不起眼的人，即将做出一件令他们所有人愕然不已的事情。对于这起医疗事故，这家医院事后的诊疗记录中是这样写的——“肝部手术性损伤，造成大量出血，病人因失血过多而休克。院方对此采取紧急救治如下：一，将止血粉填入创伤区域，促进止血并清除淤血；二，通过大量输血和补液等积极措施，纠正休克现象；三，延长手术切口，使肝脏获得良好暴露，探明肝部破裂情况；四，实行肝创面修补缝合术，用缝补办法修复肝脏破裂区域；五，清理腹腔血液、积液，行腹部缝合术。全部救治工作历时三小时四十分。病人于翌日凌晨脱离危险。手术极为成功，术后没有任何常见的手术并发症发生。”这份诊疗记录对于这次救治过程叙述得极为简约，而且没有注明这次抢救者的姓名，但

是即便如此，人们仍能从中感受到整个过程的错综复杂、紧张激烈和惊心动魄……吴医生就这样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他被睽睽众目异样地注视着。这目光先是惊愕不已，继而难以置信，终于炽热如火。这个被无数目光热烈簇拥着的人直到这时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完成了一次梦寐以求的手术！他只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医科学生，至今尚未完成规定学业，从未有过任何临床实践和经验，但是他却在没有任何指导和帮助的情况下，就像一名真正的外科医生一样，用他的热情和激情，将一个即将逝去的生命盛情挽留了下来。他感到汹涌的热泪夺眶而出。他丝毫没为自己的流泪而尴尬，反而放任泪水恣意纵流，他感到此泪流得畅快无比。

时至今日，刑警边沿已经很难设想当年的具体情形，而只能依据调查中得到的片断和残缺的描述，大致做出这样的推断——显然，在吴医生漫长的大学岁月里，由于日复一日的无所依托和苦闷空虚，他只有把全部精力都倾注于学习的时候，才会暂时忘却烦恼和忧伤，破碎的心灵才会得到抚慰。于是，他开始不断地将自己沉浸到学习中去。他这么做完全是有意识的。他已经在这种行为中注入了很大成分的感情因素。久而久之，不断重复的行为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了习惯。他开始对学习表现出极大的迷恋。只有在学习的时候，他才会感到活得充实活得有意义，才会焕发出极大的灵感和激情，才会产生高度兴奋的精神状态。这时学习对于他来说，已经不再仅只是对伤痕的慰藉，更多的已是对心灵的愉悦，他正不知不觉地从这件事情中寻求并获得愉快的心理满足。这是毋庸赘言的，如果某种行为不能使人感到高兴，而只会令人